

被岁月 擦亮的名字

万伯翱 洪 溪◎主编

beisuiyue caliangde mingzi

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获奖作品集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被岁月 擦亮的名字

万伯翱 洪溪◎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岁月擦亮的名字：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获奖作品集 / 万伯翱、洪溪主编.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221-631-0

I. 被… II. 万…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489 号

被岁月擦亮的名字

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获奖作品集

万伯翱 洪溪 主编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 (发行部) (010) 88361317 (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9.5
字 数	43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63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评选活动的一项创举，便是增设了中短篇优秀作品奖。这是伴随着传记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相对于长篇辉煌巨著，中短篇自然在内容的丰厚深广上有所局限；但对于生活在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广大读者来说，又提供了不用花费太长时间便可阅尽全篇的便捷。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兴盛，对长篇传记文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谓予不信，读读这部收集了17篇中短篇传记文学优秀作品的集子，便可释惑。

我历来认为，传记文学在诸般文学样式中独具思想魅力。如果说，文学乃人生的教科书。那么，传记文学的传主，往往是历史上或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集中了其所处时代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者（如果是反面教员，那就集中背弃了所处时代人类先进思维成果）。以文学手法为传主传神写貌，给读者的思想启示力和艺术感染力，常常是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是把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成优秀的传记文学名著来读的，这部作品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读者的人生。当然，这是部长篇。但中国传记文学的祖师爷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不少名篇，如《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和那么多篇幅更短的列传，论字数，不都只能算作中短篇吗？然而其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文化人格的影响，何其深又何其大也！

正是由于传记文学对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要真诚地推荐这部传记文学的中短篇优秀作品集。我赞成英国学者格瑞金对传记文学独具的慧眼：优秀的传记文学家向有“一种心理学家的眼光，一只历史学家的鼻子，以及小说家对叙述的感觉”。收在本书的佳作，如姜安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万伯翱的《井冈幽兰——朱德夫人伍若兰小传》、吴东峰的《“胡子”王震》、董保存和王跃民的《白求恩的遗嘱》、柳鸣九的《君子之



泽，润物无声》、赵焰的《合肥有个李鸿章》、张昌华的《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等，就都显现出作者高明的“心理学家的眼光”、灵敏的“历史学家的鼻子”和自如的“小说家对叙述的感觉”，因而读来引人入胜，既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又得到精湛的审美享受。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杰出的大学者对传记文学钟爱有加者不少。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历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出关》不就可以看成是老子的一种传记文学吗？梁启超晚年所为的一桩大事便是写作世界英雄传记以激励民族精神。胡适不仅自己早年就有《四十自述》、晚年还有口述自传，同时还劝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作自传。至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更是史学界、文学界公认的名篇。这一传统理应在21世纪发扬光大。

权且充序。

仲呈祥

2008年5月1日



被岁月擦亮的名字

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传记文学获奖作品集

目 录

领导人、革命家

贺敏学建国后的风雨人生◎钟兆云◎003

井冈幽兰◎万伯翱◎015

“胡子”王震◎吴东峰◎025

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龙巧玲 丁 丹◎031

医务工作者、科学家

白求恩的遗嘱◎董保存 王跃民◎043

被岁月擦亮的名字◎姜 安◎057

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077

蘑菇云背后的身影◎陈晓东◎115

北大荒的“管天”人◎赵国春◎125

文化名人

凋碧树◎李洁非◎133



君子之泽，润物无声◎柳鸣九◎155

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张昌华◎185

电视巨人魏文彬◎徐琳玲◎197

运动员

带刺的蔷薇◎罗 微◎211

111.12 米刻录青春◎李佳军◎227

姚明：梦想 NBA 总冠军◎徐 梅 周晶婕◎245

历史人物

合肥有个李鸿章◎赵 焰◎255

首届中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记文学获奖作品集

被岁月擦亮
的名字

领导人、革命家





作者简介

钟兆云 1969年生于福建。14岁发表习作，迄今已有1000万字作品在海内外问世。出版《奇人辜鸿铭》《百战将星刘亚楼》《农民知己邓子恢》《寻找毛泽东丢失的女儿》《贺敏学》《项南在福建》《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国之大殇》《落日》《父子侨领》《叶飞传》《商道和人道——塚本幸司传》等二十多部作品。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中短篇）奖、福建省政府百花奖、福建省政府社科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贺敏学建国后的风雨人生

钟兆云

贺敏学（1904~1988），是巾帼英豪贺子珍的胞兄，是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功臣。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处身低调，兼之外界讳莫如深等原因而不为周知。在他逝世后，中共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盖棺论定。

戴着毛泽东所称“三个第一”的桂冠，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954年6月，中央建工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时任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的贺敏学第一次到北京。外甥女娇娇（李敏）在星期天到北京饭店看望舅舅后，马上把消息告诉父亲毛泽东。毛泽东甚为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中南海丰泽园做客，还嘱咐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去接。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

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家属情况怎么样？贺敏学无拘无束地一一作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



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①。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系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四县农军发动的永新暴动。其实，毛泽东早年所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言：“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兼赣西农民自卫军（由四县农军组成）副总指挥、党代表^②，在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率暴动队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贺敏学以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之职，亲自指挥麾下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汭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不仅亲历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这三大事件中，还占了头功，自是份殊荣。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的虎将，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的任上，受命转业地方，投身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先是主持大上海的城建，尔后赴西北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毛泽东戴在他头上的“三个第一”桂冠，他除了向妻子李立英道及，始终不曾炫耀于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正部长级）。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是偏低了，可他却又主动降低一级，只要了个8级（副部长级），说我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后来，中央组织部还追问：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前，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麾下10万建筑大军，业已提前完成中央交办的大三线建设，国务院下令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归原防，作为建筑种子，播撒全国各地，帮助并带动各地的基本建设大业。

西管总局撤销后，中央原定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上任，又被通知到福建担任副省长。自1958年8月奉命南下后，贺敏学再没离开过福建，副部级职务几十年一贯制。连老战友、老上级陈毅都感吃惊：“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③

在群星璀璨的开国元勋中，贺敏学的资历和功绩都不输他人，他在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也是有口皆碑，使人纳闷难解的是，他的职务似乎越当越小，越当越不起眼。当许多同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荣封大将上将、省长部长时，他却始终衔不过正军、官不过副省。尽管他在与胞妹贺子珍的争执中曾说：“我都是受了你的牵连”^④，却从来没有放

① 贺敏学夫人李立英访谈，2001年6月于福州。

② 参见贺敏学《永新暴动》《回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分别载于《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

③ 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访谈。2003年5月。

④ 贺敏学夫人李立英访谈。

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从没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索取过任何特殊的报酬和待遇，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群众尊称他是“人民的好省长”。

贺敏学长年不得志，原因何在？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让人们明白了一切。

“文革”中的厄运

“文革”伊始，造反派抄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家，还把叶飞夫妇强行拉上卡车，戴着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当造反派找到贺敏学，要他揭发叶飞的“罪行”时，贺敏学在苦口婆心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然有声：“叶飞同志经过革命考验，是位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好干部，他几十年来辛勤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根本不是修正主义、走资派！”^①叶飞被批斗后，孩子们四处躲藏，有的住到贺家，贺敏学李立英给他们慈父慈母一般的关怀。省委、省人委一批领导人先后被抓后，贺敏学到省委值班的次数增多了。他也不怕红卫兵，经常直接见红卫兵，疏导他们的过激行为^②。

贺敏学对“文革”的种种过“左”做法越来越看不惯，多次跟家属、也跟身边工作人员交心：他们说这个叛徒，那个是走资派，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坏人，简直是无稽之谈，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哪来这么多叛徒？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有这么多人，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又怎么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就？碰到一些熟悉的同志，贺敏学还说：现在，福建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全瘫痪了，抓了那么多“走资派”和“坏人”，搞得人心惶惶，再这样下去，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文革”伊始，江青就大放厥词，说贺敏学解放后躺在功劳簿上不干事，坐享其成。早就被挂上号的贺敏学，却还是这般态度对待“文革”，决定了一场劫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好心人劝他躲一躲，贺敏学却说：我没做过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何况要相信群众，他们是会讲道理的。贺家附近有个线面厂，工人们与贺敏学的关系很好，值此非常时期，大家自发保护贺家的安全。有次造反派到北后街4号贺家门口闹，线面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劝阻，硬是把红卫兵给赶走了。

1967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在贺家门前停下，跳下几名持枪的解放军和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强行搜家。但在此前，叶飞放在贺家两只装有机要文件和工作笔记的箱子，已被贺敏学夫妇秘密转移出去，家里还有两件宝贝也事先作了妥善处理。一是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贺敏学夫妇的几封亲笔信，用一个大信封装着。对毛泽东的手书，他们作为珍宝收藏，知道这是政治信，不能落到坏人和江青的手中，因此在抄家前，李立英使用破布包了几层，把信藏在贺敏学的一件大衣的

① 叶飞儿女叶小楠、叶小宇等访谈。

② 原福建省副省长、广东省省长梁灵光访谈。



夹层里。另一件东西，是毛泽东送给贺敏学的燕窝，两小袋，约有半斤重，是1962年由李敏代交的。贺敏学收到后，一直舍不得吃，许多老同志的家被抄后，他预感总有一天要落到自己头上，担心燕窝被抄走，便把它转移到部队，交给老部下、原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时任福空政委的罗维道。

贺敏学被这伙人强行带到市郊五凤山。这里原是省委的招待处住地，现在成了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的集中地。叶飞被打成了“福建省头号走资派”，贺敏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叶飞的黑干将”“黑参谋长”“三反分子”等帽子，造反派每次把叶飞弄到外面去批斗，都少不了拉他去陪斗。

一天，下着毛毛雨，贺敏学又同叶飞等人一起，被拉到远郊魁岐批斗。贺敏学穿着黑大衣，迎风挺立，硬是不肯和别人一起喊“打倒叶飞”的口号，硬是不肯低头认罪。几个造反派强行按不下他的头，便站在凳子上往下狠命使劲压，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头。那几个造反派无可奈何地嘀咕：“这老家伙也许是练过功的。”造反派逼着要贺敏学坦白交代自己并揭发叶飞的“罪行”，贺敏学硬是一声不吭。批斗会一结束，人们纷纷说贺敏学有骨气。

造反派安排贺敏学陪斗，原本是希望他看到叶飞的“洋相”后，思想和态度能有所转变。没想到他竟是铁骨铮铮，根本没有任何“倒戈”的迹象，只好把他另行关押。两天后，叶飞神秘地在福州“蒸发”了。后来才知，是周恩来指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把叶飞安全送到北京保护。叶飞离开福建后，特别牵挂贺敏学的安危，他对周恩来的联络员孙继泰说：他们把贺老也关起来了，挂牌子特别重。叶飞虽然脱离了险境，但福建对他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当权人物再三发电报给中央，要求揪回叶飞，《福建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口诛笔伐的文章。贺敏学等一批叶飞的支持者继续遭受迫害和打击。

贺敏学被关了两个多月后还没出来，妻子李立英急了，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李敏接到电话，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吃了一惊：什么，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他沉吟许久，又缓缓道：你舅舅是个好同志，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一次牢，还叫人给我送条子^①。毛泽东这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可能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但一句“你舅舅是个好同志”，说明他对贺敏学的认识是一贯性的。

李立英担心贺敏学身体受不了，又担心关长了，在群众间影响太坏，弄不好要涉及毛泽东、贺子珍等，便想了个法子，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妻的一封信，直接找到军队某大人物。对方一看书信，大吃一惊，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哎呀”一声后，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早讲呢？李立英见对方以老首长称贺敏学，知道此信起到了圣旨般的大效果，却不便多言别的，只是说：老首长有老首长的脾气嘛！在此前后，贺敏学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小平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托可靠的人转交了父亲受批斗的材料^②。

事情报到省革委会主任那里，他权衡再三，决定在五一节前放贺敏学回家。颇富戏

① 李敏访谈。

② 李立英、贺小平访谈。



剧性的是，贺敏学还不肯出狱呢！他说：你们把我抓进来，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你们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说清楚了我才走！^①

“国舅爷”如此使出犟劲和脾气，可把省革委会主任逼上进退两难之境。恰在这时，江西有位老革命来福州，点名要叫贺敏学，革委会乃派车去接贺敏学。可贺敏学会见完毕，又要回牢房。司机说你不要回去了，回家吧，一溜烟把车先开走了。岂料，贺敏学一点也不含糊，走路过去，自投牢房。

这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省革委会主任好不尴尬。某头脑灵活之人为省革委会主任想了个法子：就说中央某部长来福州了，提出要见老首长，正在贺家呢，让他们在贺家会见，然后把皮球踢给李立英。

他们把贺敏学骗上车后，又悄悄把他在牢房看的书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牢狱的大门也就对他关闭了。

83天的“文革”囚禁非人生活，贺敏学人黑瘦了一大圈，又新添了一身疾病。出狱后，官帽自然是没了。

在贺敏学遭牢狱之灾时，江青指使造反派对贺家大作调查，包括在上海、江西等地的亲属，统统派人去搞了外调，收集材料，并对贺家亲属大加迫害。贺子珍回国伊始，江青就到处讲她的坏话，最阴毒的一招，莫过于说她是个精神病人。江青早就把贺子珍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只是慑于毛泽东的威严，而不敢过分放肆，但还是对她进行了监视。在上海华东医院，护士把贺子珍和亲属间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江青密报，江青一伙将之转给上海市委处理。后来听说毛泽东对此发了话，那位护士也很快走了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江青另做手脚，企图把她从历史和现实中一笔勾销。于是，贺子珍这个1926年投身革命的巾帼英豪，竟是个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贺敏学同父异母的兄长贺敏萱，在老家永新被打成宗教地主，夫妇俩被整得死去活来，含冤死去。这场迫害在贺敏学出狱后还在进行，而且祸及到贺家第二代。贺怡养子刘子毅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作为烈士遗孤，解放前他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文革”中批评江青胡作非为，被告密后，江青视他为眼中钉。1968年，刘子毅被江青的爪牙装进麻袋，乱棍打死。长期安于当普通一兵的贺麓成，也被当做“白专”典型，列入“5·16”分子的黑名单，遭受审查和折磨。贺敏学的女婿叶启光是叶挺最小的儿子，在上海当工程师，被张春桥点名，打成“反动分子”，批斗得厉害，逼他揭发周恩来。李立英的哥哥也受到迫害……

贺敏学出狱后，根据省革委会主任的安排，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学习班，然后再行分配工作。贺敏学却不吃这一套，说：我不去学习班，他认为我能工作的话，就直接让我工作，当个仓库管理员也行！

贺敏学来硬的，他们也无计可施，便“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逼着他带全家离开福州，迁往闽北建瓯。谁知，贺敏学还是不吃这一套，毫不含糊地顶住了：“等把我的问题讲清楚后再说，我到底是不是三反分子，请作个明确结论。”^②

① 贺敏学秘书陈公石访谈。

② 贺敏学秘书陈公石访谈。



结论是不好做的。他们又生一计，以部队要住房为由，令贺敏学全家搬出现房。通知一下来，某军队干部就蛮横地闯进贺家，到各个房间察看了一遍，俨然是个户主。贺敏学既不理睬也不阻拦，径自坐在桌前和孩子们玩着扑克牌。来人阴阳怪气地问他何时搬房，贺敏学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我就不搬，看你们怎么办！”来人甚觉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情不了了之。

“9·13”林彪自爆后，贺敏学更迫切地想早日工作。他特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我自参加党以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认为党就是我的家，革命就是我的归宿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工作，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①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福建方面才答应给贺敏学安排工作，但先得参加学习班。贺敏学起先仍拒绝去，后来，经李立英和一批战友做工作，得知学习班这关非过不可，才能工作，他从大局出发，才参加了第二批学习班。但因为得罪了当权人物，“学习班”结束后好一段时间，他仍处于赋闲状态。

岁月寒而知松柏凋，宋朝大诗人王安石亦云，“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说的是松树和孤桐，贺敏学在10年浩劫中正表现了这么一种节操。此情也正如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撰文所指那样，贺敏学在“文革”岁月中，“大义凛然，与林彪、‘四人帮’的逆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崇高品格”。^②

老骥伏枥——陈丕显为贺敏学所受冤屈致歉

1974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皮定钧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中央又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组织上的调整，给福建的政局带来了新的生机。

1975年1月中旬，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使贺敏学一度冷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起来。会后，他还见到了新任交通部的老战友叶飞，劫后重逢，都有说不完的话。叶飞告诉贺敏学，他与廖志高比较熟悉，有困难有问题可以找廖志高反映^③。

贺敏学回到福州后，廖志高亲自前来看他。省里根据中央指示，要恢复建委，廖志高请贺敏学主持恢复工作，并挂帅再当建委主任。贺敏学欣然同意，感到自己虽然已七十有三，身体也大不如前，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作些贡献。他很快就在家里召开了成立建委新班子的会议，尔后赴京参加全国建委系统会议。1975年5月，贺敏学正式受命任建委（当时叫基本建设局）主任。当时把持工交和建委领导权的是“四人帮”的爪牙，此人系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擅长煽风点火，上窜下

① 参见贺汪洋：《给爸爸送行的话——悼念父亲贺敏学》，载《福建日报》1988年5月19日。

② 宋任穷：《悼念贺敏学同志》，载于《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11期。

③ 叶飞秘书黄杰访谈。

跳，而不谙经济管理业务，工交口在他的把持下大闹派性，工作难以开展。贺敏学虽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理指责，但他抱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7年12月底，73岁的贺敏学当选为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在1978年2月又被推举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北京、福建两地奔波，还要具体负责建委一大摊，他豪情依旧、廉颇不老。

1979年5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贺敏学被增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据说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问有关部门，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多了吗，还有哪些人？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报上来，当讲到福建有贺敏学时，胡耀邦说，像贺老这样的人，全国没有几个人了，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①

使贺敏学惊喜的是，妹妹贺子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率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敬献花篮。

1979年12月，贺敏学当选为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书记。紧接着在年底召开的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了减少兼职，贺敏学特向福建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提出辞去政协副主席之职（任期原本要到1983年4月）。

因为年龄关系，贺敏学的工作和精力主要放在政协和人大，但投身革命以来造就的党员修养，使晚年的他一如年轻时，不计个人宠辱得失，组织安排干啥就干啥。对拨乱反正之际的纪检工作，他就倾注了巨大心血。时任省纪检会常务书记的张传栋说：“贺老当纪委第四书记，谁不服呀，他本身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他有很高的威信，往台上一站、下面一跑，讲话顶用。贺老曾对我说，正人先正己，廉洁奉公，要不人家怎么服你纪检工作。既要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作斗争，镇妖除魔，又要善于保护受打击诬陷的好同志，要做到明镜高悬，明辨是非，才能做好纪检工作。”^②

贺敏学退出领导岗位后，有一年春节，老岳母暗自记了家中来客人数，不觉大吃一惊：初一那天竟有123位客人来家拜访，而且多数是一般干部以至普通工人！贺敏学的家里来人多，但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空手去的。这是贺敏学定下的规矩。

八旬高龄的贺敏学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虽然经常咳嗽，痰中还偶尔带有血丝，可他毫不在意，吃点药后又去参加各种会议，讨论问题，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1985年的一次体检，发现贺敏学得了癌症。他并没有什么思想负担，还豁达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希望趁着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1986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会议。贺敏学因病体初愈，大家都劝他别去。他却发了脾气，说就是进八宝山我也要，这个会一定要参加。就在会议中途，他肺部疼痛，身体发高烧，被送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即回福建继续治疗。福建省委、省政府对贺敏

① 原福建省政协主席伍洪祥等访谈。

② 原福建省纪检会常务书记张传栋访谈。



学的病情十分关心，组成专门医疗小组精心治疗、护理。为了他休息和治疗方便，省委还专门请他在温泉宾馆11号楼居住。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多次前往看望，指示医护人员想方设法，全力治好病。虽然医生报过病危，但贺敏学却又奇迹般地“从鬼门关”抽身出来了。

如同病重的周恩来进手术室前，要中央澄清江青一伙借当年“伍豪事件”大肆诬陷他的问题一样，大病初愈感到来日无多的贺敏学，最放心头的东西之一，是关于自己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8月间，他从伍洪祥那里得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回到了福建，马上提出要见他。

陈丕显亲切接见了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和他的妻子。贺敏学一见面就说：阿丕，×××、×××讲我有历史问题，长期怀疑我的历史，却又不把组织结论和我见面，这问题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

贺敏学提及的两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领导，陈丕显见贺敏学带病谈“问题”，而且语气很重，吃惊道：他们讲你究竟哪一段有问题？

贺敏学生气地说：还不是说我在赣南时被捕过，叛徒龚楚没有杀我！

陈丕显听后，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嘛！我当时是负责南雄这块的，你出来后，找到了我，又找过项英，组织上对你进行了审核考察，清楚你的历史，对你也是信任的，他们怎么冒出这个事情来？！

一旁的伍洪祥知道贺敏学解放后，特别是来福建后所受的各种委屈，对陈丕显说：丕显同志当初作个正式结论就好了，还差点让它成了无头案。

陈丕显为这两位福建省委前领导人对贺敏学瞎猜测乱怀疑之行为心头有气，也为当初自己在贺敏学出狱后没把结论做彻底而满怀内疚之情，他向贺敏学所受的冤枉表示了深深的歉意。^①

陈丕显的表态清楚后，贺敏学始知这两位党内同志这些年来对自己背后搞的鬼，他极其气愤地对妻子李立英讲：他们先死我不送花圈，我先死，也绝对不给他们发讣告，不要他们的花圈！

不久，贺敏学在温泉宾馆迎来了生日，省委给他送来了寿桃和蛋糕，许多老同志纷纷前来宾馆庆贺，陈丕显在伍洪祥尹峰夫妇的陪同下，也到宾馆看他来了。

有“家”可归——中央盖棺论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7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六届五次会议。贺敏学抱病与会，回到福州后再次病倒。见父亲卧床数月不起，终日陪伴在身边的只有母亲，女儿汪洋很揪心，想把父亲的

^① 原福建省政协主席伍洪祥访谈。